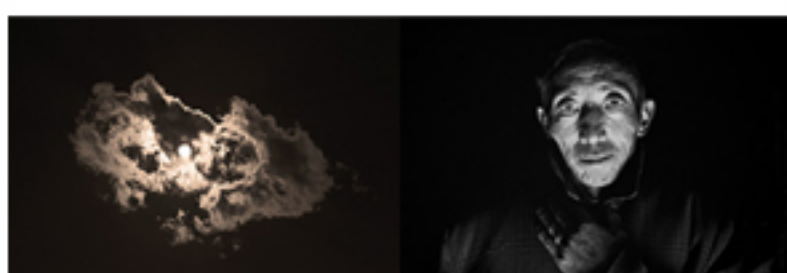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是具有永恆意識的有限存有



人是具有永恆意識的有限存有

1 一項諷刺的事實是，不論我多麼自戀，卻永遠無緣“直接觀看”自己的臉孔。

早前的人們借助靜止的水面、別人的瞳仁、朦朧的金屬面反射來觀看自己，現在我們有了清晰的水銀鏡子。攝影術的發明無疑幫了大忙，經過漫長的歲月，人類終於有幸借助科學儀器的幫忙，更進一步的觀察自己；終於可以看見自己「正面直視前方」之外的表情和角度，以及我在過去歷史中的形貌。但是不管怎樣，我們仍無法突破只能間接觀看自己的限制，此一教人尷尬的現實顯示出一項真理，即人只是一相對性的存在，而非什麼自立自法的主體。

人是什麼？我是誰？總說不清楚，我只是相對於另一時空、另一人、另一物種、另一存有的存有。

2 但正是這一相對性而間接的觀看（不管是借助一面鏡子還是一張相片），此對現代人來說似乎再普通不過的尋常經驗，卻蘊含了魅惑的魔力。當我注視著一張“我”的相片，意味此時“我正觀看著我自己”，彷彿靈魂出竅、瀕死的經驗，或在夢中的景象；我乃是站在超時空的道口，相片裡的那人既熟悉又陌生，那人是我，那人卻不是真的我；即便是被凍結了的酣暢笑容，亦飽含哀傷的成份。在一張相片裡的那人，或站；或坐；或臥；或奔跑；或跳躍半空中；或揮動雙手；或摟著他（我）的情人、他（我）的伙伴、他（我）的兄弟姐妹、他（我）的爹娘、他（我）的兒女；牽著狗；抱著貓；在自家中；在餐桌上；在郊區；在街市；在校園；在工作場；在艾菲爾鐵塔前；在京都櫻花樹下；戴著方帽於畢業典禮上；在喜宴中舉杯交銜；剛從護士手中接過他（我）才出世的兒...。他（我），在相片中，像一隻蝴蝶標本一樣死著，卻得以永保持如許幸福的樣態；英挺、嬌俏、驕傲的、滿足的，而現實中，我猶慘然猥瑣的活著，凝視著相片，兩眼茫茫...。

於是，活著的人不禁興起哀嘆；但願我是在相片裡死著...。

3 但一張呈顯某人肖像的照片，也只能是他曾經存在的証物，就好比物質性的血肉只是生命、精神與靈魂的證明，而不足以完全說明它，涵蓋它，但物質與精神、生命、靈魂的關係又如何？物質與靈魂是二元對立的嗎？

4 就某種角度觀察，攝影確實與古老的煉金術，以及關在某個昏暗陰森的房間內，藉著已死之人的遺物、咒語和水晶球以召喚死者亡靈的巫術頗有相似之處。那些曾經待在漆黑的暗房裡。僅僅藉助微弱腥紅的安全燈光作業的相片沖印工作者，當他把在放大機上曝光之後的相紙浸泡在盛滿化學顯影液的盆子中，不多時，相紙上銀鹽粒子隨顯影液所促發的化學變化，而逐漸呈顯出一張人的臉孔...，這神秘的一幕，不是現代科學的召魂術或煉金術又是什麼？而經過顯影而被最後一道定影程序固定下來的清晰影像，不正是承載了上帝形象的亞當嗎？

5 只是隨著攝影日新月異的發展，此現代召魂術的神秘面紗也隨之一層層剝落。早前一年全家上一次照相館，以取得難能可貴的一幅全家福相片的儀式經驗，已經被一捲三十六張的廉價軟片、一小時快速沖印店，以至一張記憶卡可容納成百計的影像所取代。若說上帝以其自身的形像造人，因而使人負載上帝的形像，則這些大量的科技影像所呈現出來的，除了現代人對生命的漫不經心，剩下來的就只是一損、稀薄的上帝形像。

其實不但是在玩票性質的“業餘攝影界”，在商業廣告攝影、報導新聞攝影、自然旅遊攝影、或純（藝術）攝影的領域...，我們同樣看見上帝形象被稀釋、被扭曲、被破壞、被逐出的事實；相對於亞當夏娃冒瀆了上帝，在犯罪墮落之後被逐出伊甸園，現代人也從自己所發明所營造的影像世界中，硬是不客氣的把上帝趕了出去。於焉在那一冊冊印刷精美，裝禎美侖美奐的攝影集裡，那在天主教神學中被稱為“奧跡”的“神的形像”，已逐漸褪色、扭曲。

6 任何一張照片絕非純然的客觀，你所相信的決定了你能看見什麼。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者看見的是“人乃是環境的產物”，報社記者看見的是“人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性的動物”；科學雜誌主張“人是複雜的生化機器”；而透過宗教信仰，我相信“人是一具有永恆意識的有限存有”，他活在有限的時空、日漸頹敗的肉身與對永恆的鄉愁之中。

一張照片因此不單是對過去懷舊的憂鬱物件，也是承載對不可知的未來，對永恆的焦慮的物件。

